

商 鞅

商鞅（约公元前三九〇年——前三三八年），卫国人。姓公孙，名鞅，是卫公的同族，因而也称为卫鞅。他年轻时注意研究和总结早期法家李悝、吴起的理论和经验。公元前三六一年，秦孝公下令求贤，他带着李悝的《法经》到了秦国，辅佐秦孝公，主持变法，获得显著成功，当上了秦国的大良造（相当于相国兼将军）。孝公以商地十五邑封他，号称“商君”，史书上又称他为商鞅。商鞅是新兴地主阶级的改革家，法家思想的主要奠基者。他的政治主张见于后代法家辑录的《商君书》。《商君书》原有二十九篇，现存二十四篇。

商鞅从事变法的战国中期，正是新兴的封建制取代腐朽的奴隶制的社会大变革时代。在奴隶起义、平民暴动的沉重打击下，奴隶制社会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迅速崩溃了。大部分诸侯国，先后被新兴地主阶级夺取了政权，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逐渐建立起来了。但是，没落奴隶主贵族并不甘心失败，他们依仗旧有的势力和阵地，企图卷土重来。夺权与反夺权、反复辟与复辟、革新前进与保守倒退的斗争异常尖锐激烈。商鞅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敢于在没落奴隶制堡垒上点炮眼子。他结合秦国的具体情况，以“法治”路线为纲，制定了一系列破旧立新、坚决打击奴隶主阶级的变法措施：废除奴隶制的“井田制”，实行

“开阡陌封疆”的政策；招民垦荒，从法律上确认封建土地所有制，摧毁奴隶主贵族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为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建立开辟道路；废除奴隶主贵族的“世卿世禄”制度，重新制定了依据军功授予官职爵禄的地主阶级等级制；取消奴隶制的分封制，在秦国普遍推行郡县制，分全国为三十一县，使县成为直属于国君的行政单位，加强了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奖励耕战，规定凡努力生产，给国家缴纳粮食布帛多的人，可以免除其徭役，有功于耕战的平民，也可以受赏；同时，商鞅还注意改革那些不利于地主阶级专政的奴隶制上层建筑，主张“燔诗书而明法令”，清除儒家“仁义、礼乐”这一套危害人类的“虱”，充分发挥地主阶级专政的作用。

恩格斯曾经指出：“对一些人 是好事的，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 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商鞅变法，是以地主阶级专政代替奴隶主阶级专政的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它必然要遭到奴隶主阶级的顽固抵抗和猖狂反扑。当秦孝公初步决定采取商鞅变法的措施时，奴隶主贵族复辟势力的政治代表甘龙、杜挚就跳出来阻挠和反对，商鞅对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终于坚定了秦孝公的变法信心和决心。

商鞅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分邑大治”，使秦国由一个奴隶制国家转变为“兵革大强，诸侯畏惧”的封建强国。但是，商鞅毕竟是一个剥削阶级的政治家。变法只能是地主阶级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有其时代和阶级的局

限。支持变法的秦孝公一死，太子驪上台执政，公子虔之流立即大肆造谣，诬告“商君欲反”，秦惠文王（太子驪）下令逮捕并“车裂”了这位法家战士，其全家也惨遭杀害。

商君身死法未败，秦皇终奏统一功。奴隶主复辟势力杀害商鞅，但决不能消灭商鞅的“法治”路线和事业。秦始皇正是沿着这条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路线前进，并采纳了李斯、韩非的主张，为祖国统一、历史进步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更 法^①

孝公平画^②，公孙鞅、甘龙、杜摯三大夫御于君^③，虑世事之变^④，讨正法之本^⑤，求使民之道。

君曰：“代立不忘社稷^⑥，君之道也；错法务明主长^⑦，臣之行也。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

公孙鞅曰：“臣闻之：疑行无成，疑事无功。

更法：变法。这篇文章记述了公元前三五九年新兴地主阶级的改革家商鞅，与奴隶主贵族的政治代表甘龙、杜摯，就要不要变法的问题展开的一场激烈论战。

②孝公：即秦孝公。姓嬴，名渠梁，公元前三六一年至前三三八年在位。他任用商鞅进行变法，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之一。

平画：评议，谋划。

③御：侍候。

虑：考虑，分析。

讨：研讨。正：定立。

⑥代立：继承王位。

社：土地神。稷：五谷神。古代帝王祭这两个神的地方叫社稷，以后就作为国家的代称。

⑦务明主长：努力宣扬君主的好处。原作“务民主张”，今据孙诒让说改。

君亟定变法之虑^①，殆无顾天下之议之也^②。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负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訾于民^④。语曰：‘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⑤。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郭偃之法曰^⑦：‘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⑧。’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⑨，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孝公曰：“善！”

甘龙曰：“不然。臣闻之：圣人不更易民而教^⑩，智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劳而功成；据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⑪。今若变法，不循秦国之故，更礼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议君。愿熟察之^⑫！”

亟（音极jí）：急，赶快。

殆（音代dài）：必，一定。

③固：必然。负：违背，反对，非议。

訾（音紫zǐ）：毁谤。

⑤成事：事情办成后。

⑥智者：聪明的人。

⑦郭偃：春秋时晋献公的大夫。

⑧从“民不可与虑始”到这里，反映了商鞅轻视劳动人民的剥削阶级思想。

⑨苟：假若，只要。

⑩不易民：不改变民间的习俗，这里实际是指不改变奴隶制社会的旧秩序。

⑪习：熟悉。

⑫熟：仔细。

公孙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于故习，学者溺于所闻^①。此两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②，五霸不同法而霸^③。故智者作法，而愚者制焉^④；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君无疑矣。”

杜摯曰：“臣闻之：利不百^⑤，不变法；功不十^⑥，不易器^⑦。臣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君其图之^⑧。”

公孙鞅白：“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⑨；黄帝、尧、

①学者：读书的人。这里指儒生。

溺（音逆nì）：沉没，局限。

②三代：指夏、商、周三朝，都是奴隶制社会。

③五霸：指春秋时先后称霸的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公、宋襄公。

制：约束。下句的“拘”，与此同。

⑤百：百倍；

⑥十：十倍。

⑦器：器具。

⑧其：表示希望、请求的语气词。图：图谋，考虑。

⑨伏羲（音西xī）神农，和下句的黄帝、尧、舜一样都是传说中的中国古代夏朝以前的帝王。相传伏羲曾教民结网，从事渔猎畜牧，创造八卦，神农曾教民耕种，并发现药材。其实历史上许多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都是广大劳动人民在长期斗争实践中积累的成果。诛，刑杀，刑罚。

舜诛而不怒^①。及至汤、武^②，各当时而立法^③，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修古而兴；夏、殷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④。君无疑矣。”

孝公曰：“善。吾闻穷巷多怪^⑤，曲学多辩^⑥。愚者之笑，智者哀焉；狂夫之乐，贤者丧焉^⑦。驱世以议^⑧，寡人不之疑矣^⑨。”

于是遂出垦草令^⑩。

不怒：不凭意气、感情用事。

汤、武：指商汤和周武王。“汤”原作“文”，今据朱师辙说改。

③当（荡dàng）时：针对时代的需要。

夏、殷：指夏桀和殷纣王。原作“殷、夏”，今据刘向《新序·善谋篇》改。

⑤是：对。

⑥穷巷：偏僻的小巷。

怪 原作“悛”今据孙诒让说改。

⑦曲学：搞歪门邪道的学究。

⑧丧：倒霉。

⑨驱：使，让。原作“拘”，今据于鬲说改。

⑩寡人：古代帝王的自称。

⑪垦草令：开垦荒地的法令。

译文

秦孝公正在谋划国家大事，商鞅、甘龙、杜挚三大夫侍候着他，一起分析时势的变化，讨论立法的根本问题，寻求统治人民的办法。

秦孝公说：“继承先人王位，不忘国家大事，这是国君应尽的职责；执行国家法令，努力宣扬国君的好处，这是臣子应做的事情。现在我想实行变法来治理国家，改变礼制来教育老百姓，就怕天下人会议论我。”

商鞅说：“我听说：一个人行动犹豫不决，就办不成事情；做事优柔寡断，就不会成功。您要赶快下定变法的决心，千万别管人们的议论责难。况且，具有高尚行为的人，一定会遭到世俗人的反对；有独特见解的人，必然要受到别人的毁谤。俗话说：‘愚笨的人在事情办成之后还糊里糊涂，而聪明的人事前就能看出事物的苗头。与平常人不可以商量事业的创始，只能和他们共庆事业的成功。’郭偃讲法时说：‘讲究高尚德性的人是不附和世俗的，成就大功的人是不跟一般人商量的。’设立法度是为了爱护人民，推行礼制是为了便于办事。因此，圣明的人只要能够做到国家富强，就不必效法旧制度；只要能够做到对人民有利，就不必沿用旧礼制。”

秦孝公说：“好！”

甘龙说：“不对。我听说；圣人不改变民间的习俗来教

化人民，聪明人不变法就能把国家治理得很好。顺着人民的旧习俗施行教化，不费力就能成功；依照（奴隶制的）旧制度来治理国家，官吏熟悉，人民安定。现在如果变法，不遵守秦国的旧传统，而改革礼制来教化人民，我担心天下人就要议论您了。希望您仔细考虑！”

商鞅说：“你所说的，不过是一般俗人的论调罢了。一般人总是安于旧习俗，那些学究们沉溺于自己熟悉的那一套。这两种人做官守法还可以，但不能和他们讨论打破常规的大事。夏、商、周三代用不同的礼制，却都统一了天下；齐桓公、晋文公等五霸用的法度也不一样，却都称霸于诸侯。所以聪明的人能够创立法度，愚笨的人则往往受旧法的约束；贤能的人可以改变旧礼制，不贤的人只能受旧礼制的约束。受旧礼制约束的人，是不配一起商量大事的；受旧法约束的人，是不配一起讨论变法革新的。请君上不要再迟疑了。”

杜挚说：“我听说：没有百倍的好处，不要改变旧法度；没有十倍的功效，不要更换旧器具。我又听说，效法古代不会有过错，遵守旧的礼制不会走到邪路上去。希望您考虑一下这件事情。”

商鞅说：“历代的教化方法都不相同，你说究竟该效法哪一代呢？各朝帝王的礼制都不重复，你说究竟该遵循哪一朝呢？伏羲、神农统治人民是用教育感化，而不用刑罚；黄帝、尧、舜重刑罚而不滥用。直到商汤、周武王，都是根据当时的形势和需要来定立法度，依据实际情况来规定礼制。

礼制和法度都要根据当代的形势来制定，措施和命令都要适应实际的需要，各种兵器盔甲、器械装备都要便于使用。因此我认为：治理天下没有一定的方法，只要便于国家就不必效法古代。商汤、周武王并不遵循古代礼法，却兴旺起来；殷纣、夏桀并没有更改礼制，然而他们却灭亡了。由此可知，反对古法的不见得就错，遵照旧礼的也不见得就对。请君上不要再犹豫不决了。”

秦孝公说：“好。我听说偏僻小巷里的人往往少见多怪，搞歪门邪道的学究喜欢无谓的争辩。愚笨的人高兴的事，正是聪明的人感到悲伤的事；狂妄的人快乐的事，正是贤能的人感到倒霉的事。即使让世上的人都来议论我，我也不再犹豫了。”

于是就颁布了开垦荒地的法令。

简 论

战国中期，奴隶起义风起云涌，新兴地主阶级展开了进一步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斗争。这是一个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进行大变革的历史时期。《更法》篇记述的杰出法家商鞅与甘龙、杜挚围绕要不要革新变法而展开的一场论战，正是反映了当时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三阶级前进与倒退、革新与守旧、革

命与反革命两条政治路线的尖锐斗争。

这是一场面对面的交手战。秦国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政治代表甘龙、杜挚，竭力维护反动的奴隶制，拚命反对和阻挠商鞅变法。他们搬出孔老二复古倒退的破烂货狂叫“法古无过 循礼无邪”顽固坚持“循秦国之故”的“克己复礼”的政治路线，大肆吹捧腐朽没落的奴隶制度，胡说只要效法奴隶制那一套就不会有过错，依照“礼治”来治理国家，就不会走到邪路上去。商鞅以法家的进步历史观和社会变革理论，针锋相对地提出“厚今薄古”的主张来论证革新变法的合理性。他指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国家制度要随着时代的变革而变革，如果拘守旧礼，不及时变法，就必定灭亡；要从实际出发做到“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他还用我国古代帝王“不循古而兴”和“不易礼而亡”的历史事实，把甘龙、杜挚之流“法古”、“循礼”的谬论和“法先王”、厚古薄今的反动主张批驳得一败涂地。论战中，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商鞅，顺应社会历史发展潮流，坚决主张革新图强，对前途充满信心，充分体现了法家的革命进取精神，使秦孝公坚定了变法的决心，确定了变法的路线。但是，文中也明显地流露出他轻视劳动人民的剥削阶级偏见，如“民不可与虑始”，“成大功

者不谋于众”等错误观点，这正是商鞅阶级局限性的反映。

任何一次社会大变革，总是在激烈的斗争中进行的。一切腐朽没落的剥削阶级的本性决定他们必然要反对革命、反对进步，主张复辟、主张倒退。他们为要搞复辟，总是鼓吹“法先王”，叫嚷“今不如昔”，仇视新事物，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顽固坚持“克己复礼”的反动路线。孔丘的徒子徒孙甘龙、杜挚是这样，地主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机会主义路线头子林彪也不例外。他妄图倒转历史巨轮，把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拉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的老路上去。他再三挥舞孔老二“克己复礼”的破旗，恶毒攻击保护人民镇压敌人的无产阶级专政是“绞肉机”，叫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糟了”，“国民经济停滞不前”。“今不如昔”，诋毁和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丰功伟绩和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但是，这只能是徒劳的，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林彪同历史上一切逆潮流而动的反动派一样，结果都被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辗得粉碎了。

毛主席在一九六二年指出：“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

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从我们国内来说，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伟大变化，但是，在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条件下，还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我们今天读《更法》，科学地总结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可以进一步加深对当前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认识，更自觉地贯彻执行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继续把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复辟倒退，把上层建筑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农 战^①

凡人主之所以劝民者，官爵也；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农战，而以巧言虚道^③，此谓劳民。劳民者其国必无力，无力者其国必削^⑤。

善为国者，其教民也，皆作壹而得官爵^⑥，是故不作壹不官无爵^⑦。国去言则民朴^⑧，民朴则不淫^⑨。民见上利之从一空出也^⑩，则作壹，作壹则民不偷

农战：这是商鞅阐述实行重农重战两个政策的重要性的文章。农，废井田，确立和巩固封建土地所有制，发展封建经济。战，积极从事废除“世卿世禄”，摧毁奴隶制度，巩固和加强新兴地主阶级国防力量的战争。

②劝：劝导。

③巧言虚道：花言巧语和空洞道理。指儒生的巧辩和空谈。

劳：懒惰。

⑤削：削弱。指国土被侵割。

⑥作壹：作事专一。指专一于农战事业。

⑦不官无爵：没有官职和爵位。原文无“不作壹”，今据高亨《诸子新笺》补。

⑧言：指“巧言虚道”。

朴：朴实。

⑨淫：放纵不拘。

⑩一空：一个孔道，一条途径。空作“孔”解。

营^①。民不偷营则多力，多力则国强。今境内之民皆曰：“农战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杰皆可变业，务学《诗》《书》 随从外权 上可以得显 下可以求官爵；要靡事商贾^③，为技艺，皆以避农战。具备^④，国之危也。民以此为教者，其国必削。

善为国者 仓廩虽满^⑤ 不偷于农 国大民众 不淫于言^⑥ 则民朴壹^⑦。民朴壹，则官爵不可巧而取也，不可巧取则奸不生^⑧ 奸不生则主不惑^⑨。今境内之民及处官爵者^⑩ 见朝廷之可以巧言辩说取官爵也 故官爵不可得而常也^⑪。是故进则曲主^⑫，退则虑私^⑬；所以实其私^⑭ 然则下卖权矣^⑮。夫曲主、虑私 非国利

偷营：偷懒钻营。指从事农战以外的不正当活动。

随从外权：追逐外部势力。

③要靡（音米 mǐ） 即“么么”指平常的小人物。

事商贾（音古 gǔ）：从事商业。

具备：指具备上述两种情况。

⑤仓廩（音粮 lǐn）：粮仓。

⑥不淫于言：不为巧言虚道所迷惑。

⑦朴壹 淳朴专一。

⑧奸：奸邪。

⑨惑：迷乱。

⑩处官爵者：做官有爵位的人。

⑪常：常规。

⑫进：指到朝廷。曲主：用不正当的手段讨好君主。

@退：指回到家里。

⑭实：满足。

@卖权：滥用职权，贪求贿赂，营私舞弊。

也，而为之者，以其爵禄也；下卖权，非忠臣也，而为之者，以末货也。然则下官之冀迁者皆曰②：“多货则上官可得而欲也。”曰：“我不以货事上而求迁者，则如以狸饵鼠尔，必不冀矣；若以情事上而求迁者，则如引诸绝绳而求乘枉木也⑤，愈不冀矣。二者不可以得迁，则我焉得无下动众取货以事上⑥，而以求迁乎？”百姓曰：“我疾农⑦，先实公仓，收余以食亲，为上忘生而战，以尊主、安国也。仓虚，主卑，家贫，然则不如索官⑧。”亲戚交游合⑨，则更虑矣⑩。豪杰务学《诗》、《书》，随从外权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民以此为教，则粟焉得无少，而兵焉得无弱也？

末货：财货。

冀迁：希望升官。

狸：狸猫。

饵(音耳ěr)：诱饵。

情：真情实意。

引诸绝绳而求乘枉木：拉着朽断的绳子而想攀上弯曲的树木。

比喻达不到目的。乘，升，攀登。枉，曲。

⑥焉得：怎么能。

动众取货：骚扰民众，索取钱财。动，惊动，扰乱。

⑦疾农：努力务农。

⑧索官：谋求做官，

⑨合：(意见)一致。

⑩更虑：另作考虑，改变打算。

善为国者，官法明，故不任智虑；上作壹，故民不偷营，则国力抟。国力抟者强，国好言谈者削。故曰：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农战之民百人，而有技艺者一人焉，百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夫民之不农战也，上好言而官失常也。常官则国治，壹务则国富^⑤。国富而治，王之道也。故曰：王道非外^⑥，身作壹而已矣。

今上论材能智慧而任之，则智慧之人希主好恶^⑦，使官制物^⑧，以适主心；是以官无常，国乱而不壹，辩说之人而无法也。如此，则民务焉得无多^⑨，而地焉得无荒？《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

任（音刃 rèn）：任用。

智虑：智慧和计谋。指鼓吹“巧言虚道”的儒生。

②偷：原文作“俭”，据陶鸿庆说改。

抟（专 zhuān）：专一，集中。

常官：任用官吏有常规。指按农战功绩任用官吏。

⑤壹务：专一于农战。

⑥王道非外：意思是说成就王业的途径不是从外面来的。“非”字原文为“作”，今据高亨《诸子新笺》改。

⑦希：望，观望。

⑧使官制物：使用官吏，判断事情。

⑨民务焉得无多：人民怎能不从事多种多样的活动呢！这里是指人们不专一从事农战事业。